

楚繪書疏證

饒宗頤

小

31

本年(一九六七)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哥倫比亞大學美術史及考古學系、主辦『楚繪書及古代中國美術與太平洋地區關係可能性的學術研討會』，由 Sackler 基金贊助，在紐約舉行。余曾被邀參加，於會中宣讀『楚繪書所見楚人對於曆法占星及宗教觀念』(Some Aspects of the Calendar, Astrology, and Religious Concepts of the Ch'u People as revealed in the C.S.M.) 一文，頗引起各方之注意。嗣該會秘書 Philip Mazzola 先生以繪書放大十二倍照片共一百一十張航郵遠惠，雅意至可感佩。余於繪書既已研繹再四，得此最佳影本，愛不釋手，從頭簞讀，賸義紛披。乃鍵戶決旬，發憤整理全文，正其句讀，明其訓故。知繪書實為韻語，大都四字為句，與橘頌天問，洵可媲美，足為楚辭增一新頁。其中瑰恠倣儻之言，劉向王逸之所未觀者，吾儕居千載下，得以疏其壅閼，闡其蓊蕪，逸文不墜，奇言不絕，事之快意，孰有逾此者乎？余為中央研究院上古史稟撰楚文化一章，舛稟粗具，凡考覈取資，繪書實其最重要資料。因將繪書疏證先行刊布。其中論經綯之為羸縮，天樞之為天梧，高平子先生來書，甚表贊許。至于法逃(跳)之為高步，取證于法言，朝夕之分時，義通于大傳，斯并最近研討所得，特為寫出，質之通人。繪書文字，經本篇考釋，百分之九十，可以通讀，大有助于先秦學術之理解，不特考古人類學之貢獻而已也。

疏 證

A

一) 曰故¹¹羸(能=熊)羸¹²羸(戲)，

「白」為發語詞。「白故」義如「粵若稽古」。爾雅釋詁：「粵、曰也。」¹「𧈧」，與鄂君舟車二節「𧈧能返」之「能」字作「𧈧」比較，下半字形無異。篇海有「𧈧」字，「虫名，與𧈧同。」鄂君節之「𧈧」字，為「能」之繁體。繪書此字从能而上从木，故商氏釋羸²引遠遊神名之黔羸為說。按能乃古熊字，其證如下：

黃 能 (左昭七年) 能 罷 (夏小正)

黃 熊 (同書釋文) 熊 罷

黃 熊 (夏本紀正義、東晉發蒙記)

熊與羸亦通。左傳敬嬴，公、穀作「頃熊」。熊字之異體甚多，古作「𧈧」，見玉篇。集韻熊或作「𧈧」，故「能」為熊字，似可論定。路史後紀八顓頊篇：「伯禹定荊州，季華居其地，附叙(史記作附沮)始封于熊，故其子為穴熊。」羅泌以熊為楚先世之封地，故以地為氏，可備一說。此處「熊」上惜一字殘缺，而熊為楚氏姓甚明。金文多假「𧈧」為熊，如禽章鐘、禽志鼎是。惟詛楚文稱楚王熊相，字逕作「𧈧」。「𧈧」二字連言，「𧈧」可讀為「戲」，而「𧈧」字商氏釋羸謂與「𧈧」同。然說文覲部有「𧈧」字，「見雨而止息，从覲从雨，讀若款。」玉篇雨部「𧈧」字，有苦願、許器兩切。山海經海內經言：「戲器生祝融，祝融降居江水生共工。」祝融與共工兩人名，俱見于繪書。「𧈧」音許器切，與器音近，故戲器可能即「𧈧」之倒。倘此處之「𧈧」為人名，似可視作神話中祝融父之「戲器」。惟「𧈧」可視作形容詞，以音求之或為「赫戲」。離騷：「陽陞皇之赫戲兮」，王注：「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西京賦：「敷赫戲以輝煌」，薛綜注：「赫戲、炎威也。」黃帝內經：「赫曦之紀」，字又作「曦」。繪書作「𧈧」，又疑借「𧈧」為「𧈧」，「𧈧、日見也。」(說文)日出光明之象，故與赫戲同。此殆古之楚語。熊與炎通，說文熊从能，炎省聲。熊之本義謂火光。西山經：「其光熊熊」，郭注「光氣炎威相焜耀之貌」(徐灝說文段注箋說)。白虎通五行：「炎帝者、太陽也。」戲器、祝融皆取光明為義，併出自炎帝故也。

(二) 𧈧(出)自𧈧

𧈧字形殘缺，下一字从雨从𧈧，不見于字書。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顓頊高陽。」從其上文「出見」推之，必指其先世。海內經云：「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訖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𧈧字从夭加止，疑為訖之異文。「𧈧」或為

聽訖。聽訖音、炎帝之妻也。按靈上一字而為兩之殘文甚明，疑是「靈」之缺，「靈靈」與「聽訖」音近。（司馬貞三皇本紀與帝王世紀作聽訖）

(三) 𠂔于𠂔𠂔

鄂君節：「王𠂔於茂鄂」，與此形同。字从尸从兀，即𠂔字，今作居。尸上一筆為飾文。容庚、商承祚俱讀此𠂔字為𠂔。

𠂔字，从𠂔从爰，隸定可作「𠂔」。按此字从𠂔益爰旁。驪兒，古文尚書作「鵠兒」。漢鄭季宣碑：「虞放鵠」，字彙補作「鵠兒」，與驪頭同。玉篇丹部、廣韻二十六桓并作「鵠」，乃「鵠」之訛。繒書之𠂔字，从𠂔加聲旁之「爰」，爰羅同部可通，而从隹从鳥無別，𠂔實即鵠也。𠂔形上有殘缺，「𠂔」疑釋為「鵠兒」。山海經海外南經有謹頭國，書舜典大戴禮五帝德：「放驪兒於崇山，以變南蠻。」鵠地正為楚境。

(四) 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女(如)。

𠂔𠂔重言，與如協韻，故知女應讀作如。

(五) 𠂔=𠂔：，亡章𠂔。

爾雅釋訓：「𠂔𠂔，亂也。」𠂔字與下文𠂔𠂔之𠂔形同，因絹紋皺摺分裂為二。商氏讀𠂔𠂔如昧昧。亡章謂推魯無文。林氏引詩序：「維民之章。」箋：「文章法度也為訓，是。𠂔訓乖戾，𠂔𠂔重言，與𠂔𠂔對文，且協韻。淮南子精神訓：『育天地窈窕冥冥』語畧相似。」

(六) 𠂔𠂔(每=𠂔)𠂔𠂔

「𠂔」字形甚顯，疑讀為「𠂔」。此句四字，意指草昧時代榛莠之狀，惜文字殘缺。

(七) 風雨是𠂔

風雨之風字作𠂔，下文「𠂔雨𠂔𠂔」亦同。卜辭風字有但作𠂔者。說文風古文作𠂔，旁有一筆，繒書从虫从𠂔形正同。

𠂔字商氏釋𠂔，謂與信陽竹簡畧同。林氏釋𠂔，引余義鐘等為例。按於讀為呼，謂「風雨是呼(呼)」。「風雨是呼」一類句法，見於大荒北經：「燭龍……風雨是謂。」郭注：「言能請致風雨。」同書記：「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風雨連言，文意甚明，向賢誤「兩字為帝」。

(八) 乃取虞𠂔

虞即祖，下一字不可遽識。或釋魚，未確。

大戴禮帝繫：「季連是為芈姓，季連產付祖氏，付祖氏產內熊。」（明嘉趣堂本）史記楚世家：「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景祐本）路史後紀八顓頊篇：「附叙始封于熊，故其子為穴熊。」史記集解引孫檢曰：「沮一作祖。」是附沮為楚始封之祖，而其子曰穴熊，又作內熊。「附沮」異文甚多，繒書之「取虞」，以音求之，當即附祖。

大戴禮帝繫： 付祖 計祖

史記楚世家： 附沮 附祖

路史： 附叙

繒書： 取虞（祖）

路史以祖為叙，二字同音可通。集韻：「沮，象名切，并音叙。」可證。大戴之「什」，又付形近之誤。

（九）子之子曰女臺，是生子四。囧囧是叢（壤），天垓是吝。

說文：吝，恨惜也。易曰以往吝。吝亦作遴。遴難行也。此指洪水之時，土壤未平，由天之降災。垓字，林氏釋裁，仍待定。

（十）易參鍾離，為屯（萬）為鼎（萬）。

易讀為參，春秋元命苞：「顓頊併幹，上法月參，集威成紀，以理陰陽。」參字从化从示甚明，應讀如變化之化。

鈺字从谷（去）从𠂔（厲省），可釋濫，即法字。

𠂔字，林氏據汗簡止部𠂔字有作𠂔者，謂其字从𠂔，因釋為逃。按此處應讀為荀子非相篇云「禹跳湯偏之跳」。尚書大傳云：「禹其跳……其跳者踣也。」注：「踣、步足不能相遇也。」（陳壽祺輯本卷五）尸子君治篇：「禹之勞十年……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遇，人曰禹步。」

禹步巫多師効之。法言重黎篇云：

「昔者姁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

李軌注：

「姁氏禹也。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禹自聖人，是以鬼神、猛獸、蜂蠆、蛇虺，莫之螫耳，而俗巫多效禹步。」

楚人重巫術，所祀有大神巫咸，其巫必效法禹步。繒書于此言「參化法逃（跳）」，下接

言「為禹為萬」，其效禹跳，足為明徵。後巫道家附會，遂演為禹步法。抱朴子仙藥篇載有「禹步法」，又言采藥之方，「皆當禹步，往採取之。」道家禹步之用法，下至李淳風天應神咒經，皆列禹步之式，成為方術之一端。夏本紀：「以身為度。」索隱曰：「按今巫猶稱禹步。」今觀繒書，知楚巫效法禹跳，由來遠矣。

參化之義，楚辭天問云：「陰陽三合，何本何化？」王注謂「天地人三合成德，其本始何化所生乎？」參化似可依天問，解為三合變化。中庸言「與天地參」。荀子天論：「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參。」可備一解。

萬不詳何人，或讀為禹，于形不近。佐禹平水土者，呂覽求人篇記有五人，又有大費見秦本紀。繒書萬字極明顯，疑萬借為冥，禮記祭法：「冥勤其官而水死。」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禹為夏人所宗，冥為殷人所郊，皆為水神，繒書以「萬與禹」并列，謂以指冥，亦說得通。

(十) 以司域壤(壤)，各天步趨

最字从土从𡗗，宜釋壤。域壤猶言土壤，海內經言：「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顛，是復土壤(壤)，以處江水。」又言：「帝命禹布土，以定九州。」相傳鯀作城郭，見世本及呂覽君守、淮南原道，吳越春秋。御覽一九二引博物志：「禹士東里塊責禹亂天下，禹退作三城……城郭禹始也。」繒書言禹以司域壤，蓋古神話以禹平水土，始造城郭也。

𡗗為咎字，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鄭注：「步推也；上帝謂天也。」繒書此處咎字乃動詞，應讀為晷。釋名釋天：「晷、規也，如規畫也。」規天步趨(趨?)者，殆指禹步。淮南子言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此禹規天步于帝之傳說。

(十一) 乃上舩𡗗，山陵示𡗗。

上讀為尚，舩疑滕字殘形。說文：涌、滕也。滕从朕聲，又臚水起涌也，騰涌之意。𡗗字从亼从走，當釋轉。

陸與鄂君節襄陵字作陸同，釋為山陵甚當。

𡗗字从攴从武，為𡗗之異構。說文足部𡗗，通也。从攴从足，足亦聲。武為步武

與足為足，形義正相近。下文云：「以為其疑。」周語：「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又云：「疏川導滯。」是山陵不弇謂不通也。

(三)乃命山川四晉，憲燹魚燹，以為其弇(疏)。以涉山陵，瀧汨迅滿，未有日月。

此段叙洪水時代之景況。燹即氣字，見汗簡。四晉即四晦，猶言四海。晉字下从日甚顯。命讀為名，如石渠云：「為平水土，主名山川。」周官校人：「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山川與四海聯言，同此。

熏氣指火，爾雅釋訓：「燿燿炎炎，熏也。」魚字與室字之作𩺰不同，以仰天湖簡金字偏旁作金及圍例之，可以釋金。釋名釋天：「金，禁也，氣剛毅能禁制物也。」熏字見說文少部，讀如「易屬薰心」之薰，作熏乃繁形。熏燹金燹，即火氣金氣。國語周語太子晉云：

「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疏為川谷以導其氣。……是故聚不弛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宅居四海。」

川為氣之導，故易傳言：「山澤通氣。」楚語言：「禍災荐臻，莫盡其氣。」火氣謂烈山澤，金氣殆指開山鑿石，所以疏通山陵也。

瀧，廣雅釋詁，漬也(盧東切)。汨，急流也。(方言注。楚辭懷沙：「分流汨兮。」)汨下一字形殘，莫能辨認。滿，石鼓文：「滿滿又蕝。」鄭注：「滿即漫。」漫為水廣大貌(集韻)。此兩句謂未有日月以前，洪水泛濫之象。禹治水施工之法，先秦書中，如墨子兼愛中、孟子滕文公及上舉周語，紀之最悉，今得繪書，可添一新資料。治水最要之方為汨。說文「汨，治水也。」故云：「決汨九川」，「汨越九原。」汨即將壅塞之川流決通，以導其氣，使不復滯。繪書所謂以為其弇(疏)者也。

(四)四神相戈，乃步以為歲，是佳四寺(時)。□

步歲之義見尚書大傳之洪範五行傳，已詳上。鄂君節歲字作歲，與繪書無異。

相戈，向讀為相過，各家皆從余說。釋名：「戈，過也。」諸子有「為步不相過」之說，見于尸子呂氏春秋等書。(如云：「禹通水濬川，顏色黎黑，步不相過。」)「不相過」為足疾之跡，則相過乃得其正常，應如豎亥大章之步于四極，四神指四方之神，相過

為歲，而四時遂成。淮南子天文訓：「東北為報德之維，西南為背陽之維，東南為常羊之維，西北為蹕通之維。」四維之義，當為後來踵事增華。古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此為步歲之要務。繪書 A 段論定四時之事，B 段則兼論閏月及德匿。

佳作𠄎，以鑄客盤、禽志鼎款識人名之義胫，上實為集字，證知𠄎之為佳，讀為語詞之維。信陽所出留簫編鍾佳字作𠄎，可審形變之跡。口為分段記號。下同。

(五)張長曰青樟，二曰𣎵(朱)𣎵𣎵，三曰習黃難，四曰𣎵墨樟。

樟字從木，卓聲，與𣎵𣎵鍾韓宗之卓形同。青樟屬春，應即青陽。世本黃帝娶于西陵氏，產青陽及昌意。佚周書逸文少昊曰清。清者，黃帝之子青陽也。繪書列為四神之長。𣎵字，與「未有日月」之未字相同。然四神之名，皆以顏色區別。此屬夏季，宜是朱明，作未乃筆誤。𣎵字不可遽識。古帝名有朱襄氏，見於呂覽古樂、遁甲開山圖、金樓子、丹臺書等。襄與𣎵形近，似不無關係。

四時之神，以顏色為號。圖之四隅，繪四時之木，復云「青木赤木黃木白木之精」，而黃木不見于圖繪。夏秋冬諸神，皆取三字為名。秋冬之號，於古神帝無可徵考。惟樟、𣎵(襄)、樟皆協韻。尸子爾雅紀四時異稱，咸取青朱白玄為別。下至漢代五行之精，其名亦雜取赤白并作三字。證以楚繪，知其淵源之遠。茲附列四時異名於下：

	春	夏	秋	冬
繪書：	(張)青樟	朱𣎵𣎵(襄)	翠(?)黃難	𣎵(𣎵)墨樟
爾雅釋天及尸子(仁意篇)：	青陽	朱明	白藏	玄英
大傳鄭玄注漢神靈：	靈威仰(木精)	赤熛怒(火精)	白招矩(金精)	叶光紀(水精)
	(亦有土精含樞紐)			

(六)千又百歲

淮南天文訓：「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始，日月星辰復始。」是千五百歲為大終始之數字，而千有百歲乃為約數。由是知鄒子之「終始」必與此義有關。此類之書，有黃帝終始傳(史記褚先生引)，又見沈濤銅熨斗齋隨筆、公禱終始十四篇(見漢志陰陽家)。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後來緯書記三皇，動輒言「萬八千歲」，皆此類句法。

(七)日月發生。

日月二字合文。A3之「未有日月」，B1之「日月星辰」等句，并注重文符號之「=」。繪書例皆如此。山海經大荒南經言：「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又大荒西經：「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繪書下文又云：「帝俊乃為日月之行。」此即帝俊生日月之傳說。鏡紋每雕鏤羲和浴日故事，如永康元年群神禽獸銘，即其一例。（圖見文物，1963/12）

(八)九州不壅，山陵儀（永）𡗗。

州上疑是「九」字。壅字金文作，與夜君之載鼎字形同。商氏讀為滂，是。惟謂壅下有重文，則非。說文滂，沛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滂，注也。水多流貌。」不滂，謂水不旁流澎湃。𡗗同𡗗。說文：「𡗗，靜也。」詩：「閼宮有𡗗。」毛傳：「𡗗，清靜也。」此謂洪水已治，九州無橫流，而川谷安靜也。

(九)四神𡗗，𡗗（至）攴天旁（𡗗）攴（動），攴數之𡗗。

旁動，堯典云：「旁述。」史記五帝紀：「旁羅日月星辰。」遵天旁動，其意正同。說文：「旁，溥也。」攴同扞，說文作𡗗，云「止也」。數字，商氏據金文梁伯戈鬼方字作𡗗，而金文畏字亦有从攴作𡗗者，故擇𡗗為字。攴數之𡗗，謂扞鬼，猶史記云：「以御螭魅。」後漢書禮志記追儻逐鬼。

(十)𡗗（青）木，𡗗（木）黃木，白木，𡗗（墨=黑）木之𡗗（精）。

信陽竹簡青字概作𡗗。精字从木，乃精之異構。春秋繁露：「氣之青者為精。」武梁祠石刻題字云：「伏羲蒼精。」

五木之名見于尸子。藝文類聚火部引尸子云：「燧人上觀星長，下觀五木以為火。」周官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鄭司農注引鄒子云：「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詳見隋書六十九王劭傳：「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此鄒衍之遺說也。四時取火，各異其本，繪書四隅所繪，即四時之木。

(十一)炎帝乃命祝融，召四神恪（格）莫，三天（紉）思（思），數（數）莫四（𡗗）。

楚人半姓出于祝融，國語鄭語及楚世家已備言之。戰國以來言月令者，并以祝融配炎帝，以為其佐，具見呂覽仲夏紀，禮記月令、淮南子天文訓。

四神當指四時之神，恪字一邊殘缺，當即格。三天，林氏引漢武帝內傳云：「乃三天太上所出。」山海經海內經：「有山名三天之都」（一作鄣），其義未詳。紉字从糸

旁甚顯，會志鼎紹作𣎵，說文古文紹从即作𣎵，此字可釋紹。「三天紹思」，思為語詞。

敦字从𠂔从攴，讀為敦。說文敦、𣎵也。敦奠即施奠。寧字从羊甚顯。古之帝王「載時以象天，繫誠以祭祀」(五帝德)。祝融亦如是，故繪書有「三天紹思，敦奠四寧」之語。

(主)曰非九天則大𣎵，則毋𣎵。

九字僅存𠂔，商氏讀為九天是也。九天一名，見于楚辭。離騷云：「指九天以為正。」九歌少司命云：「登九天兮撫彗星。」大戴禮五帝德：「平九州，戴九天。」賈誼新書耳痺篇：「大夫種……割白馬而為犧，指九天而為證。」大夫文種亦楚國人，證以繪書「九天」一詞，亦楚之慣語也。毋下一字，商林皆釋旱祭之寧，細審之，其上一邊从𠂔，下似口字，疑讀為譁，尚難確定。「毋譁」一語見秦誓，毋譁乃底于寧靜(𣎵)也。

(主)𣎵天靈：帝爰乃為日月之行口

靈者，廣雅釋言：「靈，令也。」彝銘靈冬即令終。商讀為睿天命，可從。靈與行協韻。

洪範：「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與繪書同。

(苗)共攻(工)𣎵(夸)步，十日四時。

古史共工，異說頗多。山海經海內經：「祝融降處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噓鳴，噓鳴生歲十有二。」是共工為祝融之子，亦炎帝支裔。故繪書亦見共工之名。禮記祭法稱：「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而大荒北經記夸父珥兩黃蛇，以追日景，至于禺谷，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則夸父又共工之裔，今以山經表其世次如下：

祝融 → 共工 → 后土 → 信 → 夸父
 ↓
 噓鳴 → 十二歲

繪書共工字作𣎵攻，共字與說文古文及古金形同，攻與工通假。其言共攻𣎵步，𣎵字似从大从𠂔，實為夸字。說文：「夸，奢也，从大𠂔聲。」廣雅釋詁：「夸、大也。」夸步釋為大步，固通。又疑與夸父追日有關。海內經言夸父為后土之孫信之子

，大荒東經言后土之子噓鳴生十二歲，故夸父追日，殆為步天之事，所謂歲千有二者，與夸父追日神話必有糅雜之處，繪書以「十日四時，歸之共工夸父步」，此荆楚祝融後裔之傳說也。

十日有二義，一謂太陽凡十數，一指十干自甲至癸。招魂云：「十日并出，流金鑠石些。」莊子亦言十日：「山經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參管東貴古代十日神話之研究）。繪書此條為新材料，十日與四時并舉，用于步天，此處以指十干較合。

(蓋)曰神則閏，四時毋思。百神風雨，晷禕亂作。

繪書閏字兩見，又一見B3，說詳下。「四」下一字殘缺不可識。思與上文時協韻。繪書思字作𠂔，惠字作𠂔，大有區別，或釋思為惠，非也。神字裂為兩處。

晷字从日从晨，讀為辰。B9言四晷指四時而言。禕疑讀為輝。周官眠視掌十輝之法，以觀祿祥。鄭司農云：「輝謂日光炁也。」又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所謂辰禕(輝)亂作，或指此。說詳下。

(共)乃逆日月，呂衡相曰思。

逆字疑逆字，即迎也。五帝紀：「曆日月而迎逆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又云：「迎日推策。」邈字見龍節銘，為傳之別構。此言因日月之運轉，迎數而推之，亦殆曆之務。「相」下缺文，可臆補受字。

(芒)又有宵又朝，又晝又夕。

荀悅中鑒言天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向，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此本公孫僑告叔向之說。以朝夕晝夜分言之，繪書分宵晝朝夕，仍是此義。淮南子天文訓：「焉以為朝晝昏夜……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傳說以為晝夜之分，乃起于焉。尚書大傳云：「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公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凡歲月日均分朝中夕三段，其所受，其凶咎，各有等差。鄭玄釋歲月日三者，朝中夕之異義，表之如下：

歲之朝 自正月盡四月

歲之中 自五月盡八月

歲之夕 自九月盡十二月

月之朝 上旬

日之朝 平旦至食時

月之中 中旬

日之中 禺中至日昃

月之夕 下旬

日之夕 下側至黃昏

繒書言朝夕，而不言「中」。大傳云：「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鄭注：「二辰謂日月也。」繒書云：「乃逆日月，以速(傳)相(受)思。」繼言：「有宵有朝，有晝有夕。」似亦指二辰以次相受者，以尚書大傳證之，殆謂所受風雨長祿之凶咎，因時有等差，從此可見洪範思想之流行於戰國，非偶然也。

B

(1) 佳……日月則經絀，不畢其常(常)。

經絀＝盈縮。說文：經，緩也。經絀或從呈。呈與盈通，如春秋沈子逞，穀梁作盈。釋文云：「本亦作逞。」春秋襄二十一年，藥盈史記齊世家作逞，是其證。盈與羸通，熒煌本尚書釋文羸音盈。荀子非相：「緩急羸絀。」絀讀為縮，故經絀猶言羸縮。史記蔡澤傳：「進退盈縮。」班固幽通賦：「故遭罹而羸縮。」羸縮為天文習見名詞。

史記天官書云：

「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歲星羸縮，以其舍命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前曰羸，退舍曰縮。羸，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

漢書天文志云：

「凡五星早出為羸，羸為客；晚出為縮，縮為主。五星羸縮，必有天應見杓。」

易通卦驗，晷進為羸，晷退為縮。

越語范蠡云：

「羸縮以為常，四時以為親。」「天予不取，反為之災；羸縮轉化，後將悔之。」

(諫勾踐與師伐吳語)

范蠡楚人也，其言「羸縮以為常」，繒書則云「經絀不得其常」，語意無別。繒書所見十二月名，除爾雅外，其稱九月曰玄月，亦見於越語，故知越之學術與楚固息息相

通也。

(2) 晝暖昧昏，又曰又尚。

此處四時諸字皆从日。繒書蓋司閏，即司冬。考敦煌(P3315)本尚書釋文「中冬」，下注云：古作𠄎，古文作𠄎也。冬字从日，與繒書合。汗簡日部，春作𠄎，冬作𠄎，并云𠄎經。「又曰又尚𠄎」，猶言「有經有常」。管子五行篇：「有常而有經。」語可以見之，惜第二字缺。

(3) 日月星辰，變𠄎(達)元(其)行，經絀達𠄎，并木亡尚。

日月星辰，四字成句，為古陰陽家之慣語。舉例明之，大戴禮五帝德：「歷離日月星辰。」墨子天志中：「以曆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為四時，春秋夏冬，以紀綱之。」山海經大荒西經：「帝令重獻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噓，處於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名覽孟春紀：「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又見蔡邕明堂月令論及月令問答。)淮南子天文訓：「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上舉皆日月星辰四字合為一語。洪範言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則次序畧異。周禮保章氏掌天：「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鄭注：「星謂五星；辰，日月之會。」

亂字與三體石經古文𠄎字同。𠄎字下體不明，然以B3(19)證之，應是一字。審其形構，从𠄎从𠄎从羊。商氏釋達，是也。按金文達多作達。說文達，行不相過也。此義僅見於繒書。此云亂達其行，猶云亂達其次。尚即常，與行協韻。繒書亂與達對言，尚書大傳五行傳：「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鄭注「亂謂薄食，門並見。逆謂羸縮反明，經天，守舍之類也。」亂達與亂逆義同。

并木，商氏引吳郡賦：「并木𠄎蔓。」劉曰：「并，百艸總名，楚人語也。」

(4) 曰天陞乍義，天梧(梧)脂(將)作(作)蕩(蕩)，降于其方。

𠄎字上缺，疑是𠄎，即𠄎，說文：「地反物為𠄎。」下文屢見𠄎，即此字。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妖有服妖、詩妖、草妖、脂夜之妖等。陞字，隸定可作陞。天陞聯言，應釋天地。義，疑讀為殃。乍義，猶言作殃。

天梧，以鄂君節楫字證之，乃梧字，即天梧也。爾雅釋天：「彗星為櫓槍，或謂之掃星，妖星也。」天官書云：「三月生天梧，長四尺。歲星之精出東北西方，其出則

天下兵爭也。蘇林曰：「梧音榔打之榔。」顏師古曰：「梧音白講反。」佚周書器服解梧禁豐一。楚龍節背文：「一梧飢之。」鄂君車節：「如梧徒，屯廿梧以當一車。」其字作梧與梧，此作梧，應是一字。天梧與天機、天槍，皆為彗星。九歌：「登九天兮撫彗星。」彗星春秋以來屢見記載。史記天官書太史公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彗星三見。」又齊世家齊景公語晏子：「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楚繪書年代屬戰國初期，有彗星紀錄，自無疑問。漢書天文志：「石氏槍、機、梧、彗異狀，其狀一也，必有破國亂君。」晉書天文志引河圖云：「歲星之精為天梧，至蒼彗凡七星。」英倫斯坦因敦煌卷，所見星圖(s 332c)，最末為天梧，圖之如下：



「作蕩」即作蕩。漢書天文志：「四星若合，是謂大湯。其國兵喪并起，君子憂，小人流。」晉灼曰：「湯，猶盪滌也。」作蕩之蕩，即大湯之義。

降于其方句，「其」字下無缺文，Sackler 印行新摹本，於此空一格，未妥。

(5) 山陵元(其)雙(發)，又(有)涇(開)又(李)涇，

雙字从四止，此應即此，商等釋趨，然其中間實不从火；其作又十者，與支同。故此字宜釋雙。禮記月令：「時雨不降，山陵不收。」疏：「山陵不收，地災也。」發即不收之義。B 8 云：「雙四駟(荒)。」班固答賓戲：「夷險發荒。」晉灼曰：「發，開也。」故釋為雙，讀作發，均可通。从四止與二止，特繁簡之異耳。雙訓蹋夷州，與發、撥古常通用。

涇字从水在門中，以淵之古文作涇證之，可釋開。商氏以為泉，亦通。涇字从水从旦，旦即晝，向讀為涇，非。涇，說文：「青黑色，从水晝聲。」玉篇作涇，注呼滑切。廣韻十八隊作涇。集韻涇或字作涇。涇亦訓水兒，或作涇。此處涇與發、李協韻。

(6) 是(胃)李(李)。

武威漢簡胃今本作謂。陳直云：「少虞劍銘及戰國帛書皆以胃為謂。」李字即李，從商釋。李字，逆甚之謂也。

(7) 歲四月(丙)月

丙為內字。汗簡退字作𠂔，即从內。此處內月，疑讀為𠂔月。說文月部：「朔而月見東方謂之縮𠂔，从月內聲。」清人校說文者，多謂𠂔字當从肉作。觀此，知戰國時借內為𠂔。

(8) 十日(甲日)𠂔又電震雨土，不昇元(其)𠂔職天雨。

十日旁注 = 號，日上中有縱筆，應讀為甲日。「𠂔」可讀作震。電震與雨土皆為咎徵。御覽八七六引古今五行記及京氏易五星占，俱載雷震殺人事。漢書五行志：「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震電聯言，此作電震。又御覽八七七引京房易傳云：「內淫亂，百姓勞苦，則天雨土。」雨土指天降土如雨，示災異也。

𠂔於此指西方白虎之參宿。史記天官書云：「其失次有應見參。」𠂔字从耳从戠甚明。詩唐風：「職思其居。」毛傳：「職，主也。」此句謂不見參宿，則主天雨。下句雨與上句之土協韻。

(9) 𠂔(喜喜)是達(達)月，閏之勿行。

喜字，新摹本析為二字，非是。喜喜有重文號，讀作譖譖。左襄三十年傳：「或叫于宋大廟，曰譖譖，出出；烏鳴于亳社，如曰譖譖。甲午，宋大災。」譖譖為災異出見，驚歎之詞。達訓行不相遇，達月殆謂月失其序，是宜置閏。史記曆書云：

「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歷數失序。」如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春秋非之。

敦煌卷 P. 3306 為月令節義一卷，論正月之節日在虛之義云：

「閏者是蕞殘餘分之日……大數三年一閏；細而言之，八年三閏，十九年九(應是七)閏，是足得蕞殘餘分之日，故為閏月。」

(參潛研堂集十四答問論五歲再閏，與十九年七閏之率孰密條，可見敦煌卷「九」字乃當作「七」字。)荆楚歲時紀云：「閏月不舉百事。」觀繪書云：「閏之勿行。」知閏月不宜舉事之習俗，自戰國至于六朝，行之弗替。

(10) 一月二月三月，是𠂔達(終)，亡(奉)。𠂔元(其)邦。

𠂔字，舊釋索，非也。按繪書冬字作𠂔，上半與此同，故知此必為从冬从糸，應釋終。終與奉、邦協韻。「達終」謂月之失序者，至三月而終止。

(11) 𠄎(四月五月，是多謂亂紀(紀)。𠄎(亡)𠄎(𠄎)。

𠄎為紀之繁形，紀與𠄎協韻。亂紀一詞，見《漢書天文志》云：「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王。是為亂紀，人民流亡。」可知亂紀乃為星占家慣語。

𠄎字从厂从水，宜釋𠄎，御覽十七引尚書大傳：「凡六氣相傷謂之𠄎。」

(12) 𠄎=𠄎(歲)，西國(國)又有𠄎。女(如)日月𠄎(次)亂，乃又𠄎𠄎。東𠄎又𠄎，𠄎𠄎乃𠄎(兵)，𠄎(海)于元(其)王。𠄎

商氏讀為寅歲，是。惟歲上尚有一字不明。說文古文寅作𠄎。此存下半。楚王戈鳥書之寅上體作𠄎，似亦從土。寅下似水之殘形。

西國東國之名，占星家每用之。如天官書云：「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是其例。

𠄎字，从兒之上半，金文兒多作𠄎，此則宜釋兄字，而讀作荒。金文兄作𠄎，下半正同。繪書𠄎字凡三見，讀為荒，上下文均可通。釋名「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為荒也。」此處之兄(荒)，義指荒歉。韓詩外傳四穀不升謂之荒，說文禾部作穰，云：「穰虛無食也。」此言如日月既亂，則可有荒歉之歲。荒下一字，隱約難辨，似𠄎(天)字。

𠄎字从欠，林氏釋𠄎，說文聖古文作𠄎，故讀為次，是也。呂氏春秋：「日窮于次。」次、宿也。此謂如日月之次亂，則有荒歉發生。

兵字作𠄎，與𠄎𠄎鼎形同，言有兵事起。山海經所謂「見則有兵」也。「每于其王」句，每從商釋，每于此讀為侮。

(13) 戌歲𠄎(德)𠄎，女(如)曰𠄎(亥)佳邦所，五突之行。

說文：「歲，木星也。越曆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从步戌聲。」沈括夢溪筆談：「歷法步歲之法，以冬至斗建所抵，至明年冬至，所得長刻衰杪，謂之斗分，故歲文從步從戌。戌者，斗魁所抵也。」此釋歲字从戌之義，以戌為冬至所抵也。上文言寅歲之宜忌，此則言戌歲而兼及亥。

德𠄎者，大戴禮五帝德：「其德不𠄎。」義異。此處𠄎𠄎即側𠄎，商說甚是。御覽引尚書大傳云：

「晦而月見西方謂之𠄎，𠄎則侯王其茶；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𠄎。側𠄎則侯王

其肅。」

漢書孔光傳云：「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朏、側匿。」又五行志云：「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匿。」而劉歆以為肅者，王侯縮朒不任事，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蓋據伏生書傳為說。周礼保章氏鄭注：「月有盈虧、朏、側匿之類。」廣雅：「側匿，縮也。」陳壽祺大傳輯本(卷三)案語，考證甚詳。今得繪書資料，知漢人月有朏、及側匿之說，不始于伏生，戰國楚人已流行之。

如曰乃舛數字甚明，新摹本諸多忽畧。「如曰」一詞，語見左襄三十年傳：「如曰諱諱。」乃字，以號季子白盤亥之作乃卯殷之作乃例之，可釋為亥。亥繼戌之後，意謂如側匿在亥歲。亥為突，即妖字。所見各句均可讀通。此處突上一字似五，上缺一筆，蔡季襄初摹本釋為五，似可從。五妖，疑即尚書大傳所言服妖、詩妖、草妖、鼓妖之類，以配五行，故稱五妖，猶木之有五木也。

此句意謂戌歲有側匿月遲之象。如在亥歲，於邦家則有五祲并至之咎。

(14) 卉木民人，召眾回(四淺踐)之尚(常)口

此句意殆謂當五祲之流行，民人及草木皆循四時之常，不逆其道。

(15) 口上夙(祲)三寺(時)是行。佳惠匿之歲，三寺(時)口若，縣(繫)之呂常(素)降(降)。是月呂遷，曆為之正。

三時一詞，見左傳桓六年，季梁止隨侯追楚師諫曰：「繁梁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杜注：「三時：春、夏、秋。」是三時不計冬季。繪書所言三時，可能指當攝提乖方，孟陬殄滅，正曆之舉，不得已或減去一季，只得三時而已。當此之際，復值月朔行遲，則必繫素以為壓勝之。山海經言用五采，而荆楚歲時記載五月以五綵絲繫臂，名曰解兵；令人不病瘟。玉燭寶典五：「此綵絲繫臂，謂之長命縷。」亦有名五色絲，赤青白黑以為四方，黃居中央，名曰繫方。(參宇屋美都雄：中國古歲時記の研究頁354)繪書所云三時繫素，殆如此例，而其詳莫考。

曆字，說文尋，籀文作曆，从二子。一曰曆即奇字曆(晉)。繪書此字从曰不从日，古鉢有曆字，同此。此字兩見，一云「是月以遷，曆為之正。」一云「恭民未智，曆以為則。」兩處如讀為曆，訓進，均可通。

周礼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此遷字依鄭注言天下禍福之變移。若繪書言是月已遷，其義應指正曆之事，謂於是月遷置，而曆遂進于正，而後合天。

行，降，行諸字協韻。

- (16) 佳十(十)又二月，佳字𠂔(𠂔?)匿，出目黃𠂔(𠂔)，土𠂔亡𠂔(𠂔=沫)。出𠂔𠂔同，𠂔(則)元(其)下凶。

𠂔字，以𠂔(𠂔)字下半作𠂔例之，應釋父。說文父，從後至也，讀若甫。父即致之古文。

𠂔字以金文𠂔之作𠂔、𠂔等形為例，此變从口為从心，當釋𠂔。說文：「𠂔，昧前也，从頁𠂔聲，讀若昧。」易豐日中見沫，服虔作昧，云日中尚昏，故亡𠂔即亡昧也。

此數句殆謂如十二月有𠂔與側匿之象。𠂔者，山陵其發，有崩厥溜，當是山崩川溢，故云出自黃泉。下文言土事勿從，此云土𠂔(致)亡𠂔者，殆謂致力土功，無昧其事。末二句同與凶協韻。

- (17) 日月𠂔亂，星昏不𠂔(回)，日月𠂔(次)亂，歲季乃𠂔。

𠂔字从虎𠂔，以說文兩虎爭聲之𠂔釋之，其字讀若愁。左傳哀十六年「不愁遺一老」，杜注愁，且也。是𠂔乃語詞。

𠂔字，林氏釋回，讀為𠂔，舊以為𠂔字，非。此云日月且亂，則星辰不明。

𠂔之為次，上已詳之。再以下文𠂔字作𠂔為證，𠂔必為𠂔，無可疑者。史記曆書閏餘乖次，漢書音義：「次，十二次也。」日月次亂，則歲季必遷，補救之方，則惟置閏。繪書閏字兩見，而於側匿及日月失次，言之再四。蓋楚俗重閏，至於後代尚有同然。宋會要一六六刑法二，南宋「紹興二十一年閏四月十六日，知沅沔州傅寧言，湖南北兩路風俗，每遇閏月之年，前期盜殺小兒，以祭淫祠，謂之抹生。」皖俗民間傳說，凡閏月之年怕年荒，閏八月則怕反亂(參臺靜農：南宋人體犧牲祭)。此種對閏月之恐懼心理，於楚繪可以見之，知此風俗相傳之久遠。

- (18) 寺(時)雨進退，亡又尚(常)𠂔(恆)。

洪範休徵曰肅，時雨若。孔傳君行敬，則時雨順之。恆之義，正如洪範咎徵、恆

雨、恆暘、恆寒等之恆。此二句言時雨之豐歉，本無常態。退字畧缺，茲從商釋。
商云：「雨而不雨，不雨而雨，進退不時，失其時恆。」

(19)恭(恭)民未智，曆以為則。毋童(動)群民，以貧三恆。

未智之未，與未有日月之未字形同。商氏誤釋為‘本’。書召刑苗民弗用靈，鄭注民者冥也。此言未智，義同。三恆疑指恆風恆雨恆暘一類之事。

(20)黜四錙(荒)，以□天尚(常)。群神五正，四瞽(失=迭)羊(祥)。逮(建)恆哀民，五正乃明，群神是合(言)。

錙字，林氏釋號。按說文號字从虎，爭聲。此字形不从虎，而从兩爭，中益口旁。隸定可作𢇛，宜釋‘𢇛’。𢇛字見於玉篇，訓雞鳴。此處之𢇛，應讀為埒。說文埒垣為埒。爾雅釋丘有‘埒丘’，郭注丘邊有界埒，埒亦訓界。𢇛荒即謂四界四郊之荒。發荒一詞與答賓戲‘夷險發荒’正合。

群神向有二說。史記孔子在冢：「禹致群神於會稽山。」韋昭注群神謂主山川之君，守山川之祀者為神，謂諸侯也。另一說群神為天神地祇人鬼之總稱。左襄十一年傳：「群神群祀，先公先王。」楚語下：「天子徧祀群神品物。」繪書所見之群神，宜以後說為是。五正指五方之神。左昭廿九年有云：「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繪書既有五木，又見祝融之名，五正殆即此。淮南子時則訓：「其政不失，天墜乃明。」與‘五正乃明’句法相同。

瞽字僅存戶部分，商氏讀為四晨，謂同四辰，指四時言，是也。方字似失字，應讀為迭；方羊，猶言迭祥。此句言四時迭有祥異發作。

逮字从聿从止甚顯，當釋逮。逮恆猶言立常，逮讀如‘王逮其有極’。哀民，書皋陶謨：「黎民懷之。」群神是合者，史記曆書：「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民必享神，可免災禍。

荒、尚、羊、民(讀如萌)、明、享等字均協韻。

(21)是胃(謂)專(德)匿，群神乃德。

言能享祀群，則當側匿之時，群神猶皆德之。

匿、德，協韻。

(22) 帝曰：𣪠(𣪠) 𣪠(敬)之哉！

此𣪠字形，畧同衆伯簋。下文「帝將(將)𣪠以亂口之行」，𣪠字作𣪠。金文師寰簋作𣪠，不從系，形同此處。𣪠為發語辭，大誥王若曰猷，馬本作𣪠，此從言。敬字僅存「𣪠」部分，以下文推之，當是敬字。商氏云此帝指炎帝。

(23) 毋弗或敬，佳天乍烹(福)，神則各(格)之。佳天乍灾(殃)，神則𣪠(惠)之。今(弘)敬佳儀(永)，天像是恩。成佳天𣪠，下民之戒(戚)，敬之毋戈(忘)。□

曲礼「毋不敬」，漢書五行志：「君子勤礼，小人盡力。勤礼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惇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敬以事神，繪書此段，強調敬之重要性。天作福時，神則來格。天作殃時，神則降惠。作福作灾對言，見于書經，盤庚云：「作福作灾，余亦不敢動用非德。」名覽應同篇引商箴：「天降灾布祥，竝有其職。」福、格、惇、忘、協韻。惠字不協，然其字為惠，絕無疑間。如作「神則惠之」，則與諸韻協。豈誤書𣪠為𣪠字耶？

今字釋弘，商氏讀為各，未確。「弘敬佳永」，猶盤庚：「今予告女不易，永敬大恤。」說文古籀補，古鉢戚作𣪠。「下民之戒」，可讀為戚。下民，書呂刑皇帝清問下民。不戈，安氏釋戈為忒，毋戈即不忒。中論曆法：「寒暑順序，四時不忒。」

(24) 民勿用 𣪠 𣪠百神。山川瀦(瀦)浴(浴)，不𣪠(飲)之行。民祀不𣪠，帝將(將)𣪠以亂口之行。

瀦浴當讀萬谷。飲，爾雅釋詁，敬也。𣪠即莊，商氏說是也。金文宋莊公孫越亥鼎莊作𣪠，从井从𣪠，此則从井从言。𣪠、說文𣪠之古文，此用為將。此處𣪠字與上文帝曰𣪠異義。說文：「𣪠、隨從也。」此通作由。

此段謂民如不欽敬百神，祭祀不莊嚴，則天帝將由此降罰，以亂天之行。

神、行、莊、行協韻。

(25) 民則又穀 亡又相憂(擾)。不見陵余(殃)，是則𣪠(𣪠)𣪠(至)。

左傳宣四年楚人謂乳穀，唐石經作穀。詩甫田：「以穀我士女。」傳穀，養也。又穀即有穀。詩有猷：「君子有穀。」穀又訓善。

憂字上从𣪠，下有乚形，乃益又旁，知為擾字。上文論民須敬神，至是言亡有相擾。按之楚傳統思想，乃指民與神。書呂刑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

格。」孔傳：「重即義，黎即和，安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楚語觀射父答楚昭王問謂：「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北)正黎司地以屬民。」韋昭注云：「絕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史記曆書：「九黎亂德，神民雜擾。」自九黎以來，神民相擾，祭享無度，則神民相雜。絕地天通，即使神在上而民在下，不能踰越。可知神之觀念在楚人思想中有極崇高之地位。民則絕對居于下地，彼此異業，敬而不瀆。繪書於敬字再三致意，與觀射父所說正同。

陵祫指陵谷之變，荒謂穡歉。

(26) 民人弗智，歲則無繇(綃)。祭所則逌，民少又囗。

上文言「恭民未智」，此則云「民人弗智」。名刑言「以威遏絕苗民，無丑在下」。苗民之地位極低，故自來視下民為冥頑不靈，若賈誼書大政篇：「夫民之為言萌也，萌之為言盲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民者，冥也。」說文：「氓，民也；从民亡聲，讀若盲。」向來皆以民為無知。論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也。」鄭注：「民，冥也。」繪書言民人弗智，亦同此義。

繇字从系，其一邊作𠂔，乃有字，故此字可釋為綃。綃訓彈驅，(說文)解繩，(廣韻)有弋寧切及古亥切，與此無關。「歲則無綃」，疑讀為「歲則無痛」。如借侑(備)為痛(顏氏家訓風操引蒼頡篇)，痛於此訓傷害。痛在紙韻，與智協。

逌字，林氏釋逌。玉篇：逌，行也。逌音右，與綃韻。民句缺文甚多，大意謂祭事既逌(行)，民則有囗。

(27) 土事勿從，凶。囗

淮南時則訓仲冬之月「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室居，及起大衆。」土事當如後世所謂動土。(青海風俗於動土虔祈禱悔過，謂之回土。見文史雜志第一卷十期)。知土事非謂社事。從，凶協韻。此言毋興土事，作則凶。

繪書四隅繪樹木四株，表示四時；四周有神像十二，代表十二月，其月名與爾雅釋天大致相同。余於法京細讀伯希和帶去之敦煌卷子，曾將 P. 4024 與 P. 4042 綴合為一。此為唐月令，取爾雅十二月名，增益於禮記月令中。茲將繪書十二月名與爾雅及敦煌唐月令及他書所見，表其異同如下：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繪書	取	女	東	余	𪔐	虞	奎	臧	𪔐	易	姁	塗
					(𪔐)		(倉)	(臧)	(玄)			
爾雅	陬	如	病	余	皋	且	相	壯	玄	陽	辜	涂
敦煌本唐月令				余	皋	且	相	壯		陽	辜	
												(此誤)
其他	姁		窋	舒	高			玄	霽		除	
	(周禮鄭注)		(廣韻)	(孫炎)	(爾雅釋文)			(越語)	(爾雅釋文)		(阮氏校勘記)	
	孟陬			辰								
	(離騷大戴禮)			(郭君節)								
	聚			除								
	(史記曆書)			(詩小雅鄭箋)								

洪邁容齋四筆十五歲陽歲名'條，謂左氏莊十六年傳十月曰良月。槃庵先生謂以漢書賈誼傳擇良日立諸子為例，良月猶良日，他辭亦稱'令月'（儀禮），不必定為何月也（致作者函）。壯月，敦煌本誤作牡月，與萬曆本金石錄後序，訛壯月作牡丹，同一可哂。（見顧亭林日知錄別字條。）

C1 取于下

C2 曰取；乙則至，不可臣

𪔐主(姁)子爾(唐=嫡)子，凶。止

𪔐北征，衛(率=帥)又咎。並于

𪔐元(其)𪔐。𪔐

取即孟陬之月。乙字與祀之从巳(見‘民祀不殆’)不同，知乙即祀字。說文：“乙，玄鳥也，齊魯謂之乙，取其鳴目呼。象形。”祀或從鳥。漢象牙七星盤十二神有大乙，(雙劍誼古器物圖錄2、39)他書作太一，乃借乙(祀)為乙。云‘乙則至’者，說文孔字下云：“乙，請子之候鳥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故古人名嘉字子孔。”又乳字下云：“乙者，玄鳥也。明堂月令：玄鳥至之日，祠于高禩以請子，故乳从乙。請子必以乙至之日者，乙，春分來秋分去，開生之候鳥。帝少昊，司分之官也。”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今繪書言陬(正月)而祀至，相差一月。

糝字不識。王子鬲子凶一句，句讀為王子內子，不可解。按王字可釋壬，讀為姪，鬲即瑩，讀為嫡，殆謂正月而玄鳥至，則姪子於嫡子為不利。祀為開生之候鳥，仲春至則宜於得子。商頌玄鳥，說者俱引證湯先在高辛玄鳥遺卵之故事以釋之。今浙東之俗，海鹽所遺卵殼，可治難產，(沈懿民讀名紀隨筆‘玄鳥至’條)仍保存燕子與催生關係之傳說。管子幼官篇：“十二始卯，合男女。”又言：“生子不備，必有凶災。”卯者，說文云：“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為天門。”仲春為卯月，正值開生之時，玄鳥至則吉。若繪書言正月見祀，則先時而至，故不宜於嫡子。荆楚歲時記：“荆楚之俗，燕始來，睇有入室者，以雙箸擲之，令有子。”可見楚人以燕請子之習慣，至後來仍相沿不替。

‘作北征，率有咎’者，率讀為帥，正月出師不宜北方，此古兵陰陽家言。荀子儒效篇楊倞注引尸子云：“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是以太歲在北方，故不宜北征也。論衡難歲篇引移徙法云：“徙：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抵太歲名曰歲下；負太歲名歲破，故皆凶也。假令太歲在甲子，天下之人皆不得南北徙，起宅嫁娶，亦皆避之。”繪書於正月云：“取于下”。證以‘抵太歲謂之歲下’，則‘取于下’殆指陬月與太歲相抵。取即離騷：“攝提貞于孟陬之陬。”古之行師，不犯歲鎮。(晉書載記沮渠蒙遜)逆(迎)歲行軍，為兵家深忌，故是月北征，不利主帥，以太歲當衝故也。

‘武于元毳’者，毳字从呂从𠂔，說文：“𠂔，輔也，重也，从𠂔𠂔聲。古文亦作𠂔，或體𠂔。𠂔字从𠂔𠂔(𠂔)聲，當是𠂔字，而益呂旁。呂本古文𠂔，名亦訓旅(漢書律曆志)，𠂔增呂旁，乃繁縷之體。是知‘武于其毳’，猶言用武于其輔。

c3 女(如)𡗗武

c4 曰：女，可呂出𡗗(師)，𡗗(敦)邑。

不可呂𡗗女，取臣𡗗(妾?)。

不夾尋不成。

二月為如，是月利於行軍，故云可以出師。𡗗即為簍、借為敦，詩閔宮‘敦商之旅’，卜辭征伐，習言𡗗邑，如‘王𡗗缶于𡗗’(天壤68)，宋周鐘‘王𡗗伐，其至’，𡗗讀為敦。繒書𡗗為簍之繁形。𡗗字林氏釋受，引名覽高注：‘受、用也。’夾字，金文者𡗗編鐘‘亦’作夾，此當釋‘亦’。‘不亦’一詞習見，論語：‘不亦說乎。’皇疏猶重也。孟子：‘不亦善乎。’趙注：‘不亦者，亦也。’

c5 秉司皆

秉即爾雅三月之竊，釋文或作窳。廣韻上声三十八梗，窳字次于秉之下，蓋同音。从丙聲之字，古每通秉。史記天官書：‘斗秉第之。’正義云：‘北斗所建，秉十二辰。’錢大昕云：‘秉即柄字。’三月名秉，或取義于斗秉。繒書于四陽書四時所主之月名，例曰某司某，與漢書魏相傳相同，如傳云：‘東方之神太皞，秉震執規以司春。’而此‘秉司春’是其例。

c6 安𡗗(富)生𡗗𡗗

c7 余取女

c8 曰：余，……(何)以作大事。少昊元(其)

𡗗龍元(其)𡗗取女，為邦芳。□

昊字从日从木甚明，諸家均釋昊，是。少昊疑讀為少昊。漢書律曆志載劉歆世經引孝德(五帝德)曰少昊曰清。清，黃帝之子青陽也。佚周書嘗麥解：‘乃命少昊清司馬烏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質。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亂。’繒書記四時，長曰青桴，又載群神五正，知少昊傳說亦流行於楚。釋名釋天：‘夏曰昊天，其氣布散皓皓也。’皓皓即昊昊。楚辭遠遊：‘陽昊昊其未光兮。’少昊意義當如此。余月為四月，其氣如初陽之昊昊未光，於是月提及少昊之名，惜龍上一字殘缺莫明，不敢為妄說。𡗗字从艸从尤，說文：‘𡗗，異也。’此為繁形。莊子徐无鬼：‘夫子，物之尤也。’為邦芳，訓為‘邦之異’亦通。

C₉ 𡗗 𡗗

C₁₀ 曰：𡗗，賤(三)從……見月匿不

見月在月……不可以高。

祝(祝)以。取……為臣妾。□

𡗗字从𡗗𡗗聲，或釋𡗗，細察之，字非从女，乃从𡗗，即欠字，故應釋𡗗。五月月名，爾雅作𡗗，釋文作高，而繪書作𡗗。𡗗从欠𡗗聲，實即𡗗字。說文口部：𡗗，高亢也，从口𡗗聲，巨鳩切。繪書益欠旁，欠亦亢也。𡗗與高鼻並音同通假。依月令仲夏之月，其神祝融，則𡗗月所代表之神，應是祝融。今繪書所繪五月神像，作人身三首，手足似牛蹄。山海經中山經，苦山、少室、太室一系列之山，其神狀皆人面而三首。周語言夏之饗也，融降于崇山。融即祝融，其神話流傳區域，本在河南一帶；故降于崇山，與太室少室正相邇。是知三首之神，即為祝融。鄭語：「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惇火，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韋注：「祝，始也；融，明也。」今繪書言「𡗗𡗗𡗗」，𡗗字从日从者，即曙字；說文：「曙，旦明也。」(從段注，各本作旦明。)曙即曙字，曙亦取昭明之義。

賤字从三从𡗗，是三字繁形。召伯𡗗二作𡗗，邵大叔斧𡗗車之斧，字作𡗗，蔡侯鐘「不慝不𡗗」字作𡗗，从𡗗，經典間或作𡗗。知賤字即从三益𡗗旁，如二之作𡗗。說文古文一三作𡗗𡗗𡗗；觀金文二亦从𡗗作𡗗(發寫君鉞)，今於繪書知三亦从𡗗作賤，并戰國時之異體。賤下一字不明，似遷字，未敢確定。繪書云：「是月以遷，曆為之正。」此段言以匿不見月，當指側匿，故不可以享祀。臣妾連言，猶書費誓「臣妾逋逃」。

C₁₁ 虞司顯(夏)

C₁₂ 曰：虞，不可出本(師)，水本(師)不愆(衡)(率)元𡗗

元(其)𡗗(動)𡗗(至于合文)𡗗𡗗𡗗，不可呂高。□

虞即且，六月月名。是月不可出兵。水師尤不可率領。楚有水師，左傳昭十九年：「楚為水師以伐濮是也。」

𡗗字下注重文號，以上下之作𡗗例之，知為「至于」二字之合書。

C₁₃ 𡗗𡗗𡗗

C14 曰：𡗗，不可以川，大，不

訃于邦，又暴𡗗于卡(上下)口

𡗗為倉字，七月月名，爾雅作相。說文謂倉字从食省，口象倉，奇字倉作𡗗，與繪書形作𡗗最相近。

川即川，說文云：「貫穿通流水也。虞書曰：『濬，从距川。』言深，从之水會為川也。草乳為容，見谷部云：『深通川也。』古文作濬。『不可以川』，殆指不宜溝洫之事。訃，林氏釋訃。訃古欣字，說文：『訃，喜也。』禮記樂記：『天地訃合。』『不訃于邦』，謂不欣樂於國，下言有梟，可證。梟字，下从木上从𦣻甚顯，林氏釋須，未確。按說文：『梟，不孝鳥也。日至捕梟磔之。从鳥頭在木上。』其字从鳥頭，金文鳥頭有似思者，蔡侯鐘鳴字作𦣻(金文編 P. 209)，故知繪書梟字，即从鳥頭，其為梟字無疑。𡗗字蓋即莊子齊物論「突者」之突，繪書習見，均讀為祔祥之祔。『有梟祔于上下』者，楚人忌梟，以為不祥鳥。宋歲時廣記卷二三梟梟為條云：『漢史曰五月五日作梟羹……荆楚歲時記云：『鵩大如鵩，惡聲，飛入人家，不祥，其肉堪為炙。』羅願爾雅翼一六釋鳥梟云：『土梟穴土以居，故曰土梟，而荆楚歲時記稱鵩為土梟。』西京雜記：『長沙俗以鵩鳥至人家，主人死。誼作鵩鳥賦，齊死生、等榮辱以遣憂累焉。』具見楚人以梟為不祥鳥，由來已久。品物圖考謂：『鵩一名梟，又名鵩。』三者是否為一鳥之異名，向來說者紛紜，今苟不論(具見王先謙漢書補注)，然皆惡鳥也。

C15 賊𡗗

C16 曰(賊)，不可以𡗗(室)，不

可……𡗗(𡗗)不遵(逋)，其

邦、大綬反女凶口

賊从口戕聲，即戕字，見古璽文字微(3.5)，此為八月月名，爾雅作壯。

𡗗室者，𡗗即簣益支旁。說文：『簣，厚也；从高，竹聲，讀若篤；簣通簣。』爾雅釋詁：『簣，厚也。』釋文簣作篤。釋名：『篤，築也。』故𡗗可通築。𡗗室猶言築室。繪書他辭云『𡗗邑』，𡗗可讀為敦。詩『敦商之旅』，鄭箋：『敦，治也。』故𡗗邑、𡗗室，解作治邑、治室，亦通。淮南子時則訓：『仲秋之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語同

此。

遑字从夏走。以卜辭復作夏(鐵145.1)例之，夏當釋復，遑即復字。𠄎字从月爾甚明，不見于字書，疑與𠄎通。尚書：「無豐于𠄎。」馬云：「𠄎，考也，謂禰廟也。」𠄎近也，「𠄎不復」，其義未詳。

林氏讀末句為：「其邦有大亂取女凶。」原文殘缺，仍未敢定。

C₁₇ 8(玄)司𠄎

C₁₈ 曰：「8」可以𠄎

可合(同)𠄎(遂)乃𠄎(原文倒置)

8即玄，越語：「至於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韋注：「爾雅曰九月為玄月。」玄月一名，僅見於此。全文遂作遂，與此形近。廣雅釋詁：「遂，往也；又行也。」

C₁₉ 𠄎(易)𠄎(義)

C₂₀ [𠄎]易(易)，不𠄎(燬)事，𠄎

𠄎(折)𠄎(不義)于四𠄎

說文：「毀、缺也；从土，𠄎省聲。故毀从土。」繪書此字正从土，而益火(火)旁，為燬字無疑。燬事即毀事。周禮牧人云：「凡外祭毀事，用雉可也。」鄭注引杜子春：「毀謂副辜侯禴，毀除缺咎之屬。」

𠄎即折，說文：「折、籀文作𠄎。」形同此。齊侯壺云：「折于大嗣(司)命。」字作𠄎，而讀為誓。此處即讀為誓，義訓告。周書世俘解：「用小牲羊犬豕于百神水土于誓社。」誓、告也。「𠄎𠄎不義于四𠄎」句，𠄎即𠄎繁形，卜辭有𠄎字(前6.10.3)，𠄎𠄎為譚詞，猶言除去。去與𠄎通，左傳僖十五年：「于乘三去。」文選東京賦云：「成禮三𠄎。」即易比之三驅。故𠄎𠄎猶云「除𠄎」，即𠄎除、驅除之倒言(史記秦始皇紀：「佐攻驅除。」文選西京賦：「𠄎除群厲。」)。

義字作𠄎，所从之我，與姑口勾鐸我之作𠄎相近。「不義」一詞見論語。離騷：「孰非義而可服。」尚書大傳四：「君子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御覽450引)姑月云「𠄎不義」，是十月及十一月皆為宜于擊不義之月份。

C21 姁分長

C22 曰：姁，𢦏(利)戡(侵)伐，可以攻盛，

可以聚眾，會者諸侯，型百

事，膠不義。□

姁為十一月月名，爾雅作辜。

戡字从戈从𠂔，乃侵字。說文：「侵，漸進也，从人又持帚，若婦之進；又、手也。」此字作从戈，侵伐之意益明。左莊二十九傳，凡師無鐘鼓曰侵。

聚字，繒書作𡔻，上从取下為从，宜釋「聚」。从與从同意。淮南子時則訓：「季夏之月，不可以合諸侯，起土功；動眾興兵，必有天殃。」語畧同。

型百事，型與刑通。詩「儀刑文王」，「刑于寡妻」，毛傳並云：「刑、法也。」說文：「鑄器之法為型。」

𢦏即𢦏，从𠂔，𢦏聲。正字通𢦏為戡俗字，然戰國已見之。說文：「戡、殺也。」晉語：「戡其死者。」韋注：「陳尸為戡。」

C23 葢司𡔻(昏)

C24(曰)：……𡔻不可以攻……

……𡔻𡔻……

葢為十二月月名，爾雅作涂。古本爾雅作荼(周禮荅蕢氏注云：「從嫗至荼。」)。阮氏校勘記引一作除。繒書作葢，从土荼；𡔻乃葢之異寫。𡔻𡔻二字殘缺頗多，疑是𡔻𡔻，新摹本顛倒。十二月驅疫，黃佐六藝流別五行引尚書大傳：「季冬之月乃大儺以禳疾。」是也。

繒書之哲學思想

西方學者以楚繒書之發見，與死海經卷(Scrolls of Dead Sea)具有同等價值(見1967年8月25日 New York Times)。繒書于1942年九月在長沙王祖家山木椁墓出土，死海經卷於1947年春在Jericho發見(去死海南約七 miles)，後於繒書五年。死海經卷之年代，約當公元前二世紀至公元68年，而繒書年代，依長沙發掘經驗，凡有陶敦(簋)伴出

之楚墓，年代較早，可能為戰國中期，繒書墓葬出品，即屬此類，故比死海經卷為早。死海經卷中言及光明及黑暗之戰爭，其神祕之傳說，所以中明神之真實、神之光榮及正直。繒書除述楚祖先與洪水開闢神話之外，對於日月星長運行之變動及神民關係問題，言之再三，叮嚀周至。故繒書內容，對於古代宗教哲學思想，極為重要，茲略括數點，申論如下：

(1) 四時不忒

易觀卦彖辭云：「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在神道設教之時代，人之行動要順天而行，天行有常，則下民安泰，如日月星長亂紀，則災妖星見。故繒書對於四時觀念，極為重視，既於四陽明記秉司昏、虞司顯，玄司昧、蒼司昏，指出四時之所司；又於A段大書四時神名。淮南子覽冥訓記洪水既平之後：「背方州(地)，抱圓天，和春、陽夏、穀秋、約冬。上際九天，下契黃壚。」又本經訓言：「四時不失其叙，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當此之時，玄元至陽而運照。」此即古人所謂盛德之世，四時風雨無不調順。由四時而產生「時雨」之觀念，繒書云：「日月既亂，歲季乃四，寺(時)雨進退，亡有常恆。」淮南子時則訓：「季春之月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登。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并起。」此即時雨失其常恆之狀也。齊語云：「今夫農，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及耕，深耕而疾耨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耒耨耨耨，以旦暮從事。」四時之被重視，實由古代農業社會依之進行生產，故謂之「時則」。是知「四時不忒」之思想，蓋有其實際生活之意義。

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辯其敘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辯四時之敘。而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長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辯其吉凶。繒書言四時十日，言朝夕、言贏縮、言閏月、言側隱等，皆馮相氏、保章氏之所掌者，二氏之學不傳，僅賴周禮著其名目，今於繒書，畧可推知一二。

(2) 神民異業

潛夫論卜列篇云：「天地開闢有神民，民神異業，精氣通行。」此說來源甚遠，實出于楚之先代。繒書中屢屢言及神民關係，如云：

「民勿用咎，罔咎百神。山川瀉(瀉)浴(谷)，不欽之行，民祀不愆(莊)，帝顓(將)繇以亂罔之行。民則又穀，必有相擾。不見陵突，是則業至。」

楚祖先重和黎，世叙天地，分別負責上天之神及下地之民，使民、神異業。周書召刑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楚語記觀射父答昭王問，有極明白解釋，試圖如下。

神：	上天
	南正重
	火(北)正黎
民：	下地

可見神民分開，神屬天而民屬地，各司其責，使「司民及司神之官各異。」此種觀念原是楚國傳統思想，在繪書中，神和民一尊一卑，畛域分明。最堪注意者為群神之外，加上一個「帝」，帝之地位在百神之上。繪書中所見之帝有「帝炎」、「炎帝」，如云：「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咎莫。三天紹思，穀莫四軍。」又云：「帝炎乃為日月之行。」凡此所指，必為最高主宰，其非人帝可知。帝是上天之主，可以驅使日月，可以亂天之行，此與殷代之帝及上帝，無甚差異。漢代剛卯云：「靈及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歐)夔龍。」帝令祝融一句，與繪書相同。繪書四方，亦有不同顏色之樹木，可見剛卯文字及其思想，與繪書不無關係。

春秋以來，神與民之觀念，屢有變遷：

(一) 隨國季梁——「夫民，神之主也。」(左魯桓公六年——B.C. 707)

主張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將民置于神之上，神放在第二位。此種進步主張，發生相當影響，其後宋公要用人祭祀，司馬子魚說：「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左傳僖十九年)即採取季梁之言論。

(二) 魏國史嚭——「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左傳魯莊三十二年——B.C. 663)

(三) 魯孔子——「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論語雍也)鄭注云：「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

以上主張，都是遠鬼神而近人，此為周道，和夏道、殷道不同。試就禮記表記所述孔子之說，舉其差異如下：

夏道 尊命 事鬼敬神而遠之。

殷道 尊神 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

周道 尊禮 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

孔子從周，故尊禮而遠鬼神，若楚國似沿襲殷制，還是率民事神也。

(3)「敬」之觀念

由於神民地位上下之懸殊，民之對神必持敬之態度。繒書云：

「毋弗或敬，隹天作福，神則各之；隹天作火（祲），神則惠之，曰敬隹儀，天像是憫

。成隹天曰，下民之戚，敬之毋戈（威）。」

楚語：「敬恭明神，以為之祝……天地……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民之主敬，所以與神保持距離。至「遠乎鬼神」，而仍須持敬。若論語云：「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即其明證。繒書云：「毋弗或敬。」其告誡尤為殷切。是知「敬」之觀念，與事神有莫大關係。敬从苟，金文作𠄎。西周大盂鼎：「若𠄎乃正，勿廢（廢）朕命。」即「若敬乃正」。𠄎、苟、敬實一字之孳乳（苟、敬之本義及引申義，參日人笠原仲二文，橋本紀念東洋學論叢）。古書言敬之資料，大戴禮武王踐祚謂黃帝顓頊之道，在于丹書，引道書之言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尚書緯帝命驗云：「季秋之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豐，止于（姬）昌戶，其書曰：敬勝怠者吉云云。」又見偽六韜明傳篇，可見「敬」一詞來源之遠。「敬」義至宋人發揮最備，皆自易文言「敬以直內」加以引申。今觀楚繒書及武王戒書（武王踐祚末云：「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之述敬，遠本丹書，由來已久矣。（大戴禮哀公問于孔子之論大敬，保傅篇之論「慎始敬終」，皆後起之義。）

民對神所以必持敬者，以其居于下界，故名刑曰：「皇帝清問下民。」繒書亦云：「下民之戚。」民之地位，極其卑下，緣其無知，故繒書言「民人弗智」。孔子亦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一思想，起于古代統治者之對付苗民，其後對於一切民人，皆令其無知，使易于控制，愚民政策，至于晚近仍沿用弗替。此一不良之傳統，誠中國進步之障礙。迹其淵源，不特見于魯論，由繒書證明之，荆楚思想亦復如是也。

語法與文體

從語法論，繒書有若干處可注意者：

書寫例，以口為分章節之號。

信陽竹簡與武威漢簡於每段之末，用扁長方匡之記號作口，代表段落之終止。繪書相同。

重文、合文例，大抵書「三」號以為識。

重文如夢_三 𠂔_三 (𠂔) 字_三 喜_三；合文如𠂔_三 卡_三 𠂔_三 (𠂔) 𠂔_三 (𠂔)

同文異寫例

如四亦作田

句法則有四字平列句。

如「日月星辰」、「晝夜晦明」。

語詞

如發語詞之曰、佳(如「佳……日月則經綰」)語終詞如「思」(以「思」相「思」)。

加繫詞之「胃」，則以胃為謂。

如「是胃字」、「是胃亂絕」、「是胃德匿」

按陳直云：「少虞劍銘及楚帛書皆用胃為謂，武威儀禮漢簡與之相同。(武威)三十五，四十二兩簡皆用胃為謂。」(考古 1965/11)

連用語詞二字者

有「為之」，如「曆為之正」；有「如曰」，如「如曰亥佳邦所」。

以文體論，繪書此篇大都以四字為句，間有疊句者，如「有宵有朝，有晝有夕。」又多數用韻，衡以楚辭九章橘頌，為四字句，惟每韻必用兮字，繪書則無之。天問亦多四字句，但皆為發問句式，與繪書不同。方孝岳謂天問體裁或近于荀卿成相篇，與佚周書之周祝解相似(方氏著關於屈原天問)。今取繪書比較，不盡相類。按戰國文體，每雜韻語，如管子四時篇末段：

「刑德不失(韻)，四時如一(韻)。刑德離鄉(韻)，時乃逆行(韻)。作事不成(韻)，必有大殃(韻)。月有三政，王事必理(韻)；以為必長，不中者死(韻)，失理者亡(與上「長」字韻)。國有四時，固執王事(與「時」韻)。四守有所，三政執輔(輔與所韻)」。

此段文字，句法及用韻例與繪書最接近，風格亦復相似，故知繪書為戰國文字絕無可疑。

餘 記

余于繪書研究，始于十三年前，妄有撰記，并擬題曰時物神占圖卷。嗣在扶桑，曾為平凡社刊行之書道全集第一冊撰寫帛書解題，一九五八年，試為摹本，另撰繪書新釋。迨一九六四年赴美，初見繪書原物，因撰繪書十二月名彙論，刊于大陸雜誌(第三十卷第一期)。曩日未成熟之作，由今觀之，多須改訂。茲篇之成，前作均可覆瓿。宇內治繪書者尚有多家，若商錫永氏、安志敏氏、日本林巴奈夫氏之說，本文間有采摭，惟不遑一一辨正，覽者參讀各文可也。繪書 *infra-red* 影本，不久可由哥倫比亞大學舉行之繪書會議專刊印出，本文僅附隸定寫本，以供參考。至四周代表十二月之圖像，其可考者擬另為文討論，茲不復及云。

楚續書疏證附圖

余取女呂作大事少累其

不 道 呂 貝 ☐ 登 賊 缺 曰
 會 呂 不 可 ☐ 止 月 星 會
 曰 妾 臣 為 ☐ 取 凶 祀 祈
 暗 暗 少 訖 曰

C12 曰：虞，不可出。本師必水。本師不得幸。元
元變。孝_{三子}代_次。不可。臣白。白。

顯司虞 C11

言新于邦。又暴矣。祿于上。口

C₁₃
金
蒙
早

[illegible]

可
子
孫
乃
知

C8 曰
台
可
心
節
口

C₁₅
藏
主
管

1785
同
昨

曰故以龍霸虛戲出自雲吞飲尼于錢賜二又奉□像心木女如夢皇聖亡章彌強舊歲晦烟以微風雨是於乃取
 慶道濟□子之子曰女堂是生子四□是義天垓是吝夢冬化糖法逃跳為禹為萬以司域域表環欽答天步造
 乃上尚駒騰通轉山陵不斌疏乃命山川四四皆黨賢龜金賢以為元其斌以涉山陵瀧汨心瀉未又有月四神
 相戈乃步以為歲是佳四寺時覆曰青檀二曰未末四醫三曰習黃離四曰劍墨檀千又百歲月
 爰生儿九州不寧山陵像永缺四神一至于遵天旁遭勒技數之□青木赤木黃木白木墨木之精精
 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洛莫三天龜象執奠四四果曰非九天四則大缺則毋缺能象天靈帝爰乃
 為月之行共攻金步十日四寺時神則問四物毋思百神風雨馨禱亂乍作乃送月以邀傳相
 公思又有宵又朝又晝又夕

美 美 昌 昌 昌 昌

Cao
曰 易 易 不 曰 缺 毀 事。 四 缺 毀 去 不 發 義 于 四

C₂₁ 姑 分 長

曰姤。切利需侵伐，可居攻或城。

C23 榮王 公司 飽各

C₂₄ 曰：不攻可曰攻

7.
 4
 11
 11
 11
 11
 11
 11

不 夾 耳 不 成 取 在 心 思
不 曰 可 耳 出 承 師 教 思

子元其方
征王北
衛有國
武以可
臣